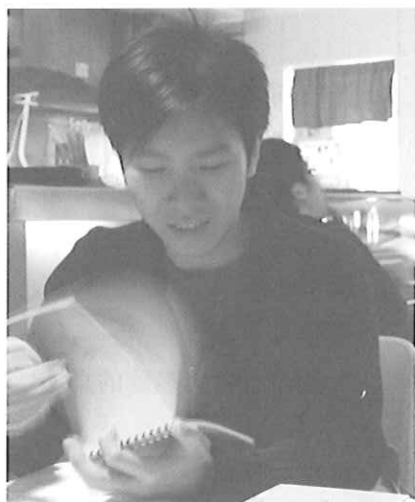


新詩組雙亞軍之二 陳李才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哲學）及哲學碩士（哲學）。從未正式修讀過文學，可是文學卻陪伴了我十餘載。作品以詩作及詩評為主，散見於《字花》、《秋螢》及《成報》詩頁。

只不過倒下了一棵樹

老榕樹多一棵不多
少一棵不少
砍樹的人完成最後的姿勢

斷落的木頭
排列得井井有條
上面沒有站着多餘的鳥

曾經，那棵樹
佔去了一些的空間
無意地
從甚麼時候開始
已經忘記了
對於偉大的東西而言
本來就微不足道

反正，樹幹上有誰的刻紋
刻紋上有誰的名字
名字裏有誰的故事

也沒有關係

一個城市必需略去冗長的身世

聽說，有些人在哭
不是所有人
不是沒有人
只是有些人在哭
或許就那麼一兩個

哀悼是必要的
正如理由是必要的

應該過去的東西
必須過去
應該到來的東西
必須到來

世界有着世界的秩序
我在一張日程表上
繼續自己的日子

歷史的一半
在博物館以外靜靜死去

陳李才：得獎感言

此詩旨在寫城市變遷下的一棵樹。對於整個城市而言，這棵樹平常不過；可是，對於與其一起成長的人而言，這棵樹卻獨一無二。面對城市不斷拆毀興建的更新步伐，這棵樹也無力逃過被砍掉的命運。當大家都為生活勞碌奔波之際，誰會記得這棵樹？誰又會為這棵樹傷心過？

第一次認真地執筆寫詩的經驗已然依稀。或兩年前，或只有一年多，或未成眠的夜晚，或無聊的下午，或寫情或寫人，或寫一些無關痛癢的。從那時候開始，我便茫然地與詩渡過了一些日子。甚麼是詩？為甚麼是詩而不是散文不是小說？無論援引幾多理論，說到底，也答不上來。然而，誠如波蘭詩人辛波絲卡所說一般，有些人不知道詩是甚麼，可是抓住了詩，就好像抓住了「救命的欄杆」。

感謝城市大學頒予的獎項，感謝各位評審，這鼓舞了我繼續去堅持寫詩。感謝父母給予我自由的空間，以及一直以來的支持。感謝我身邊所有人。

評委：陳義芝先生**評語**

藉一棵樹被砍去，發抒自然與人文變化的感慨。「樹」和「斷木」畢竟不同。

一個城市要更新，必要有所毀棄。某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東西，卻是另一些人十足珍貴的記憶。有些事物故去，未必會成為歷史存進博物館，而是永遠地消失了，因而「哀悼是必要的」。作者以精準的意象、自足的情境表現上述意涵，自然引人；簡潔而有層次的語言風格，也值得稱道。

評委：鄭愁予先生**評語**

全篇讀完，原希望是反諷，因為「有些人在哭」「或許就那麼一兩個」，但是，全篇沒有隱喻，反諷並不存在，只是把一個辯論說明，最後三節，特別是倒數第三節，帶有納粹思維的意味。